

FOX电视台当红美剧《识骨寻踪》的原著小说

国际级系列畅销书

《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

# BONES

## 识骨寻踪

### 206 BONES

## 206块骨头

[美] 凯西·莱克斯 (KATHY REICHS) 著

路旦俊 辛红娟 译



# BONES

## 识骨寻踪

206 BONES

## 206 块骨头

[美] 凯西·莱克斯 (KATHY REICHS) 著  
路旦俊 辛红娟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识骨寻踪·206块骨头 / (美) 莱克斯 (Reichs, K.) 著; 路旦俊, 辛红娟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09573-9

I. ①识… II. ①莱… ②路… ③辛…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169 号

Copyright © 2009 by Temperance Brennan, L. P.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1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10-017 号

---

## 识骨寻踪·206块骨头

---

作 者 (美) 莱克斯 (Reichs, K.) 著 路旦俊, 辛红娟 译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宣传联系电话: (010) 57295541

---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11.25 印张 1 插页 20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573-9

定 价 25.00 元

---

## CHAPTER

|    |     |
|----|-----|
| 19 | 150 |
| 20 | 160 |
| 21 | 172 |
| 22 | 182 |
| 23 | 191 |
| 24 | 200 |

## CHAPTER

|    |     |
|----|-----|
| 25 | 207 |
| 26 | 215 |
| 27 | 224 |
| 28 | 230 |
| 29 | 238 |
| 30 | 246 |

## CHAPTER

|    |     |
|----|-----|
| 31 | 256 |
| 32 | 264 |
| 33 | 272 |
| 34 | 280 |
| 35 | 290 |
| 36 | 298 |

## CHAPTER

|    |     |
|----|-----|
| 37 | 306 |
| 38 | 316 |
| 39 | 323 |
| 40 | 329 |
| 41 | 335 |
| 42 | 341 |
| 43 | 350 |

# 1

寒冷。

麻木。

困惑。

我睁开眼睛。

一片漆黑。跟北极的冬天一样。

我死了吗？

我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

我意识到有股气味。

泥土。泥土的霉味。有机物，提醒我时间的流逝。

是地狱吗？坟墓？

我仔细听。

寂静。无边的寂静。

不。有声音。空气流经鼻孔的声音。耳内血管中血液流动的声音。

尸体不会呼吸。死人的心脏不会跳动。

其他的知觉开始苏醒。身底下的硬物。右侧脸颊上的灼痛。

我抬起头。

嘴巴里满是苦味。

我扭动了一下臀部，活动一下扭曲的脖颈。

左腿一阵剧痛。

一声呻吟打破寂静。

我的身体本能地缩成一团。声音越来越大。

我蜷缩着，听着令我恐惧的声音。

突然，恢复意识。声音是我自己喉咙里发出来的。

感到痛。能够产生反应。我还活着。

可这是什么地方？

我吐出苦水，试图伸出手去。伸不动。意识到我的手腕被绑了。

我努力将膝盖靠近胸口，尝试着。我的双脚被绑住了，和手腕捆在一起。

又试了一次，更加用力。腿上顿时剧痛。

我强忍住叫喊，竭力理清思路。

我被人绑了，手脚捆在一块，被丢弃了。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被谁？

为什么？

我努力在大脑中搜索最近发生的事情，可什么也记不起来。是的。以前的事情也都记不清了。

我记得，跟女儿凯蒂野餐，但那是在夏天，可眼下的气温显然是在冬天。

悲伤。跟安德鲁·赖恩分手。那是在十月。我后来又见他了吗？

鲜艳的圣诞节红毛衣。今天是圣诞节吗？我记不起来了。

毫无头绪，我努力搜寻最近几天的线索。什么也想不起来。

一些毫无关联的模糊印象一时清晰，一时模糊。恍恍惚惚记得

有个人。男人还是女人？愤怒。大声喊叫。关于什么？冲谁喊叫？  
融化的积雪。玻璃上反射的光。门缝里的黑洞。

头部血管胀裂。不管怎么努力，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无法回忆起任何事情。

我被人施了麻醉？头部遭重击？

腿伤得有多严重？要是设法脱了身，我还能行走吗？能爬吗？

我双手麻木，手指无力。我试着将手腕向外扯。纹丝不动。

恼怒的泪水灼痛了眼脸。

不能哭！

我咬紧下巴，滚动身体，平躺着，举起双脚，用力将脚踝分开。左下身一阵剧痛。

接着，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苏醒过来。过了一会儿？还是几小时？不知道。口里更渴，嘴唇更干。腿已经痛得没有了知觉。

我努力睁着眼睛看，好一阵子，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可能看见？无边的黑暗中透不过一丝光亮。

脑子里再次盘桓起那些问题。什么地方？为什么？什么人干的？

显然，我被人绑架了。杀人游戏的受害者？还是因为威胁到什么人被干掉的？

想到这一点，我头脑里似乎清晰起来。尸体解剖照片。烧焦的、扭曲的尸体，因为临死时的痛苦嘶喊，嘴大张着。

后来，一幅图片接着一幅图片像万花筒一样浮现在脑海中。两间停尸房、两个验尸间、两个实验室的工作牌：坦普伦斯·布伦南，法医人类学家；坦普伦斯·布伦南，刑事人类学家。

我在夏洛特吗？还是在蒙特利尔？北卡罗来纳州没有这么冷。冬天也没有这么冷。现在是冬天吗？我在魁北克吗？

我是在家里被抓的？还是在大街上？在车里？在威尔弗里德·狄罗姆办公大楼外？还是在实验室里面？

抓我的人是随便乱抓，我只是个无辜受害者？还是因为我的身份，蓄意把我抓起来？以前的被告人蓄意报复？被告亲属寻求报复？我现在手里处理的是什么案子？

天哪，怎么会这么冷？这么黑？这么安静？

为什么会有那种气味？那种熟悉而又令人不安的气味？

我又试着扭动双手、双脚。没用。我的手脚被绑在一起，坐都坐不起来。

“救命！我在这里！快来人！救救我！”

我一遍遍地大叫，喉咙都叫疼了。

“快来人！救救我！”

没人理会我的呼救。

一阵恐惧向我袭来。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又冷又怕，浑身哆嗦，想要看到光亮，我弓起后背，撅起屁股，手尽可能向上伸，顾不得腿上椎心的疼痛。一下、两下、三下。指尖在面部上方一英尺左右处触摸到了硬东西。

我歇口气。继续向上抓。灰土落进眼睛里、嘴巴里。

清理了嘴中、眼中的灰土，我翻滚到右侧，用双脚并着一只胳膊向后挪移。坚硬的地面划破了胳膊肘和脚后跟。一只脚踝刺痛。顾不上这些了。我必须走，必须出去。

我挪了一小段距离，碰到了墙壁。长方形的东西，周围抹着灰泥。是砖。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滚向左侧，一点一点地向对面挪动。很快，又碰到了墙。

虽然心头感到一阵阵恐惧，我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心中一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囚禁我的地方只有三十英寸高、六英尺宽！长度不是问题。我能感到，墙壁离得并不远。

我一时无从自己。

一边慢慢向前挪动，一边开始大叫，用拳头砸墙砖。

泪水滑落脸颊。我一遍遍地叫着，希望能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一个工人，哪怕是一条狗也行。不管什么人都行。

指尖磨出血来，我就用手掌根部去砸。

胳膊支撑不住，我就翻滚过去用脚踹。

脚踝一阵撕裂般的疼痛。疼痛难忍。我的求救声渐渐变成了呻吟。

希望破灭了，我翻滚回来，喘着气，汗水黏在身上激起阵阵寒意。

脑海里闪过不同的面孔。凯蒂，赖恩，我姐姐哈莉，我的猫伯迪，我的前夫皮特。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

我哭得胸口都痛了。

也许我失去知觉了。也许没有。我清醒过来时听到了声音。

我身体以外的声音。不是我发出的响声。

我僵在那儿。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灵光一现。

记忆闪过。

## 2

他再次看了看手表。再次叹了口气。再走了几步。

在我们的上方，一只壁钟不紧不慢地走着，完全不顾赖恩的坐立不安。那种老式、有长短针的壁钟，圆形的，每走一秒，发出一次咔嗒声。

我环顾四周。还是那株塑料装饰植物。还是那张破烂的冬日街景装饰画。还是那半壶温咖啡、电话、液晶投影仪、显示屏、激光指示笔。上一眼看过后没有出现奇迹般的变化。

目光重新转回到那只壁钟上。图标显示制造商是恩特普莱斯，也有可能是这一款座钟的名字。

人们会给座钟命名吗？把长短针钟命名为阿尔尼？把规范指针钟命名为雷吉？

唉。我跟赖恩一样急躁不安。非常、非常无聊。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老恩特普莱斯钟显示：十点二十二分。六下。七下。八下。我们从九点钟一直等到现在。

敲桌子的声音又开始了。赖恩已经断断续续敲了三十分钟。那种时断时续的节奏令我非常不安。

“他一定会尽快来见我们的。”我说。

“是他让我们来这儿的。”

“没错。”

“停尸房的尸体怎么会弄丢？”

“你不是听科科伦说了嘛。他们有两百多具尸体，空间严重不足。”

知道我听得不耐烦，魁北克安全局私人刑事案件部探长安德鲁·赖恩只好作罢。我知道他的习惯，过一会儿，他准要开始踱步了。

我和赖恩正待在芝加哥西区库克县尸检中心的会议室里。我们应尸检中心病理学家克利斯多夫·科科伦之请，从蒙特利尔飞抵此处。

三年多前，一名五十九岁的妇女罗丝·朱梅恩，从芝加哥到魁北克看枫叶。到达魁北克的第四天，她离开下榻的乡村旅店外出散步，再也没有回去。行李都还留在房间里。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或听到过她的音讯。

三十个月以后，有人在乡村旅店北边半英里外的林地发现了她的尸骸。尸体高度腐烂，被动物啃噬严重。我负责身份鉴定，赖恩负责查案。现在，我和他把罗丝送回她的家乡。

为什么要我们亲自来一趟呢？对我而言，是出于与科科伦的友情，也顺便找个借口回老家看看。对赖恩来说呢？免费游览风城芝加哥。

对克利斯多夫·科科伦和他的上司来说呢？我一直不明白个中原委。当然，库克县尸检中心可以派工作人员去蒙特利尔把尸骸取回来，或者通过运输服务公司。直到现在，罗丝·朱梅恩的家人对遗体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为什么在结案九个月以后，还要我们到芝加哥来呢？魁北克的验尸官已经判定，罗丝是死于意外，怎么现在又重新关注起这件事来了？

尽管很好奇，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时间问这些问题。我和赖恩到了以后发现，媒体采访车排满哈里森大街，尸检中心大门紧闭。

科科伦把我们安置在会议室后，简要解释了一下情况。前一天，殡仪馆来接取尸体焚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尸体竟然找不到了。

所有人手都被调去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办公室负责人在应付媒体，其他人都在忙乱地搜寻。我和赖恩被晾在一边。

“我猜死者家属一定暴跳如雷。”赖恩说。

“是啊。媒体最喜欢这种事儿。尸体失踪，亲属震惊，政界尴尬，都是些获‘普利策’新闻大奖的素材啊。”

我是个新闻狂。在家的時候，每天的报纸都从头到尾看一遍，至少也要浏览一遍。在路上的时候，我会收听 CNN 新闻频道或地方台新闻。刚才，在酒店房间里时，我还收看了芝加哥 WFLD 电视台和 WGN 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尽管注意到这些报道，我没有想到结果会如此混乱，也没有想到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影响。

果然，赖恩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看了看恩特普莱斯座钟上的时间。“急躁稽查员”还在那里走个不停。

足足走了三十码，赖恩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库克是谁？”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

“库克县啊？”

“不知道。”我说。

“有多大？”

“这个县吗？”

“我姨妈朵拉净吹牛。”

“你有一个姨妈叫朵拉？”

“我有三个姨妈。”

关于他的家事还是留到以后再问。

“库克县是全美人口第二大县，面积排行第十九位。”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介绍。

“最大的县是哪个？”

“你看我像年鉴吗？”

“像地图册。”

“年鉴里才有调查统计数据。”我还击道。蒙特利尔这一路飞过来，我没心情开玩笑。

总的说来，赖恩是个性格不错的人，但即便在“飞行之神”展露笑脸的时候他都不是个好旅伴。昨天，“飞行之神”的心情甭提有多糟糕。

从魁北克省的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国际机场到芝加哥的奥哈拉国际机场只需飞行两小时，我们却花了六小时。先是由于天气原因推迟起飞，接着是机械故障，后来是机组人员在停机坪非法跳裸体舞，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说什么，赖恩都跟我抬杠，我又气又恼。他一贯喜欢这样开玩笑。

过了一会儿。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赖恩正要站起来，门开了，克利斯多夫·科科伦进来了，穿着实验工作服、牛仔裤、运动鞋。白皮肤，绿眼睛，红头发，脸上长满雀斑，科科伦活脱脱一副古代爱尔兰人模样。非常拘谨。

“耽搁过久，非常抱歉。尸体失踪这事儿弄得跟意大利歌剧一样轰动。”

“我不喜欢尸体到处晃悠。”赖恩又开上玩笑了。

科科伦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尤其是当死者归你负责的时候。”

“是你负责办的案子？”我问。

科科伦点点头。我看着他，万千回忆涌上心头。骨瘦如柴的孩子，四肢纤细，乱蓬蓬的红头发。固定在地板上的一长排铁制课桌。

夏日夜晚街上的即兴游戏。教堂坚硬长凳上无休无止的弥撒。

孩提时代,我和科科伦都住在芝加哥南区一个叫贝弗里的地方,不仅是邻居,还都是苏格兰圣玛格丽特大教堂的正式成员。要知道,芝加哥天主教会是按教区划分,不按地理方位划分。有些古怪,可这却是事实。

我八岁时,父亲和小弟弟去世,全家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居住。科科伦还住在那儿。当然,我们失去了联系。我长大后,就读伊利诺伊大学,后来到西北大学读研究生;他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医学学位,后来完成了病理专业的学习。法医学使我们又联系上了。

1992年,处理“旅行箱中的婴儿”案时,我们重新建立起了联系。那时,科科伦已经结婚,回到了芝加哥,在隆伍德大道买了栋房子。尽管在东边比较远、比较高档的地方,科科伦总算回到了老家。

“事实上,尸体一直都在那里。”科科伦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那家伙太瘦了,躲在轮床架上层一个肥胖女人的后边。技术手段都没能发现他。”

“皆大欢喜。”赖恩说。

科科伦嗤了一声,“这话留着跟沃扎克说吧。”

据说,这位斯坦利·沃扎克极度以自我为中心。为人奸猾。前任法医辞职前九个月,他广结政界人士,靠手段如愿当上了库克县法医,令很多人不满。

“沃扎克很生气?”

“他不喜欢负面新闻曝光。不喜欢效率低。”科科伦叹口气说道,“我们这里每天至少经手二十件次尸体收取工作。从昨天到今天上午,我们的员工给六十多家殡仪馆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取错尸体。四名技术人员和三名警探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日常工作,协助检查尸体标签。彻底清查了三遍才发现那家伙的尸体。见鬼,有半间冷藏室的无名尸体呢。”

“错误总是难免的。”我想要安慰他。

“在我们这儿，放错尸体，可就再也不要想着升职了。”

“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病理学家。沃扎克很幸运能有你相助。”

“在他看来，我应该早点控制局面。”

“你会被降职吗？”赖恩问。

“咱们说话这当口，家属很可能在与律师谈价码了。总要花点钱才能缓解怒气的，即便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这就是美国方式。”

科科伦绕过桌子，我们都坐了下来。

“沃扎克说，他很快就会过来。他还在跟朱梅恩家的律师密谈。你们准会喜欢上他的。”

“呃？”

“佩里·谢克特是芝加哥的传奇式人物。我曾经听过他的一次访谈节目。据说很擅长条用对峙，很会磨人，总能让人露出缺陷。”

“显露性格缺陷？还是证词缺陷？”

“你算把我问住了。我只知道那家伙是个铁杆派。”

我看看赖恩。他耸耸肩，不置可否。

“他们来之前，”我问，“咱们要做什么？”

他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有没有尝过 Moo—Moo 粗粮甜食条或 Cluck—Cluck 甜饼？”

我和哈莉小的时候，妈妈会在我们的午餐盒里放上一打小甜品。尽管不知道这跟科科伦的甜品有没有关系，我还是点头表示接受。

赖恩一副茫然。

“就好比 Vachon，”我用魁北克法语给他翻译，“跟 Jos, Louis, May West, Doigts de Dame 一样，都是牌子。”

“小糕点。”他说。

“有十三款不同品种，”科科伦说，“Smiling J. 食品公司烘制的，卖几十年了。”

“还能买得到吗？”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这些小点心了。

科科伦点点头，“换了新名字。”

“对我们这些乡下长大的朋友来说可真是个打击。”

科科伦竭力露出开心的笑容，“Smiling J.中的字母J代表朱梅恩。1972年，朱梅恩家族将公司卖给一家大集团企业，总价两千一百万美元。倒不是因为手头缺钱。他们有的是钱。”

我开始听出些头绪了。赖恩似乎也明白了。

“家族的财富带来政治上的影响。”我说。

“没错。”

“所以，子女也要受到关照。”

“是的。”

“我不明白。这案子九个月前已经结案了。朱梅恩家族收到过详细报告，从来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尽管验尸官寄送了多少封挂号信，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谁表示出一点想要认领遗体的意思。”

“我会尽量简要地概括一下那个冗长而又老套的故事。”

科科伦看着天花板，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然后，开始说道：“朱梅恩家族是芝加哥的豪门望族。虽然历史并不悠久，可也算得上是一家老金融集团。他们住在东沃内卡镇，是印第安山乡村俱乐部会员，跟州长、众议员、参议员关系熟络。子女们都在美国北岸学校<sup>①</sup>常青藤联盟学校这类名校就读。我说明白了吗？

我和赖恩示意已经听明白。

“家族现在仍掌握在罗丝的父亲手中，一个可怜的老家伙，叫爱德华·艾伦。不准人叫他爱德或艾尔，也不准人叫E.A.，只能叫他爱德华·艾伦。罗丝是家族中的另类，一生都不愿意遵从爱德华·艾伦为她设计的路线。1968年，罗丝首次亮相就是因为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袭警，上了《芝加哥论坛报》头条。罗丝没去史密斯女子学院

---

<sup>①</sup>美国北岸学校(North Shore Country Day)是一所全日制私立学校，1919年建校，地处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城北沃内卡镇，设有小学、初中、高中。

或瓦萨尔女子学院<sup>①</sup>念大学，却去好莱坞当了一名演员。该结婚的时候，她又选择了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罗丝三十岁的时候，爱德华·艾伦对她彻底失去信心，将她从遗嘱上除名，不允许家人跟她有任何联系。”

“至死也不联系。”我猜测道。

“是的。可罗丝并不愿意如此。尽管与父亲不和，她决定靠祖父提供的一笔小信托基金过日子。爱德华·艾伦无权干涉那笔钱。”

“可真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我说。

“是的。但事情并不总是充满阳光，一帆风顺。她失踪的时候，据她的伴侣詹妮丝·施皮茨说，罗丝精神抑郁，长期失眠。她常喝得烂醉。”

“跟我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赖恩说。

“施皮茨认为她是自杀吗？”我问。

“是不是，她没说。”

“那又为什么？”我问，“为什么突然关注起这事呢？”

“两个星期以前，爱德华·艾伦在家中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科科伦总是爱脸红，一遇上尴尬或着急的事就脸红。现在，他的脸就红了。

“跟罗丝的死有关？”我问。

科科伦点点头，避开我的眼睛。我感到一丝不安。

“打匿名电话的人说了什么？”

“沃扎克没透露。我只知道，我被分派重新督办这个案子。”

“浑蛋。”赖恩烦躁地往椅子靠背上一躺。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

<sup>①</sup> 史密斯女子学院与瓦萨尔女子学院是美国早期七所女子文理学院联盟“七姊妹”学院中的两所。